

三、鄭尾葉 (tsamak家名Paqadrius) 生命史

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

家世背景

我是民國十八年生，。我之所以叫做tsamak，是因為大部份的老大名字都叫做tsamak，從過去以來就有這樣的習慣。我們取名字是不可以亂取名的，較下階級的人 (aqetitan) 不可以取tsamak這個名字，像平和村的Kavalid家、Gatu家的孩子都不能取tsamak這個名字，而Mavaliv、Garuligul頭目家的名字我們一般人也不能隨意地用來取名。Kazangilan頭目家跟aqetitan的名字又不一樣。我們屬於Livanqav家的人才可以取tsamak這個名字。

我的家名是Paqadrius。Paqadrius家原來是專門做有關於男子打獵的祭儀，也就是說只要Paqadrius家做了祭儀 (parisi)，他們前去打獵便會有收穫。我所知道以前做過這樣祭儀的人叫做lalui (家名: Paqelius)，再來便是tsapatis。我的母親以前是女祭師marada，那個lamauan (家名Quvaniav) 就是教導我母親的人。以前只要平和村的男人出去打獵，我們家通常會得到一點肉、還有獵物身體裡的肺 (va)。平和村可以獲得這樣待遇的只有四家：我們Paqadrius家、Sapai家，Releman家，Girin家 (已遷移至武潭村)。當然這和Garuligul大頭目 (蔣美花) 家得到大腿肉是不一樣的，他們得到的才叫做貢賦 (ki vatis)。在我小時候，Garuligul (蔣美花) 家才是村民給vatis的家，Kazangilan (周春櫻) 家我們並沒有給，因為他們已經被撤掉 (simualap) 了。我也懂得給vatis，過去我去田野打獵，如果抓到的小獵物的話我便會將獵物的ngalal部位拿去給Garuligul頭目家。我還會打到山豬，山羌，有過送獵物給頭目 (pa vaitis) 的經驗。

我們家和頭目家沒有什麼關連，但是所謂的頭目也都是從平民 (aqetitan) 起來的，到後來成為貴族的。但是我的父母親這一代的人，大都是在貴族家的服侍者。祖輩lengai 就是專門替頭目收取平民所繳納的物品。他就是在Mavaliv

家（即現在的Garuligul家）收取平民物品的貴族。tanupak、karekes、vavauni等人都是當時和lengai在一起做事的人。lengai一直到成人都在那裡做事。我有四個兄弟姊妹，最後一位是妹妹lailai。妹妹的年紀比我們兄弟小很多，另外兩個弟弟是lavi跟valavu。

成長經歷

學經歷

小時候我們一天到晚尋找的就是吃的東西，因為以前我們會操心糧食問題，老是在想接下來我要吃什麼呢？我唸書唸到五年級，我在村子裡的同學有tivausan，lamayav（家名Vigiyen）等。我是在舊平和村唸書，而不是在排灣村唸書。我在當時還懂得一些字，但是畢業之後我就不再有機會看字，以後也就不會了。在日據時代小學畢業之後，就沒有人再繼續讀書了。其實我們這些人雖受日本教育，但是我們都不太會說日本語。當時的老師是日本人及原住民，像maimasan及tsamak a Samuravan。還有amurasan a Aubarat，這個是最會打人的。可是還有一位pipi我們就沒有被他教到，他是一個很好的人。

當我們還是學生時，我們幾乎都是在工作。雖然學校有老師，但是一天到晚都是在工作。中午飯吃過後，日本人稱之為自學時刻，我們必須做菜園、做地瓜園、做台階。家裡面所教導的則是不要做一個不好的人，要認真地做事。我最記得的是老人家告訴我：你們要認真做事，若不努力的話，那麼你們的將來也不會有很好生活。你們若不努力，你們將來要吃什麼呢？誰會喜歡像你們這樣懶惰的人呢？我太太會喜歡上我，因為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。小時候中午學校課程結束了，我們會打小米，會將小米裡的髒東西吹出來，這通常是女孩子該做的事情，但是因為家裡沒有女孩子，我只好自己來做了。可以說我們從小就學會做事。

我小時候很喜歡寫字，但是我不太會讀書。我也喜歡戲劇，日據時期我還參加過戲劇表演呢！到瑪家去參加比賽，那時候我們也得過冠軍。當我們年紀還小時到外面玩耍，若聽到雞叫聲或者其他的聲音，我會仔細地聽聲音的來源，便可知道雞孵蛋的地方，一有機會我們便可以將雞蛋偷走。以前的生活就是這樣，我

們常偷雞蛋之類的，當我們小時候，大家都會做這種事情的。我和gaqausan以前常常就將Pakalau家的花生種子挖出來吃掉。garaikai就跑出來說：「是誰？你們是誰？」我們就趕快跑掉。後來我們又跑出去偷了甘蔗。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的。但是一旦長大就會悔改，再也不做這種事情。

我的父母親教導我說，我們不可以不聽老人家所教導的事情。過去我們一定要做得像人一樣（mi tsautsauwan），人家才會把我們當作是人。當我從學校畢業，我常常就是往河川、山裡去抓魚、打獵等，也會找一種藥草，將之賣至平地，這就是我小時候常做的事情。以前我們還在舊平和山上時，我會做的事情很多。我會在河床捕魚，用網子擋住魚。

在我剛成年不久，我們的環境不是很豐裕，但是也不會肚子餓。我就一直思考（kinemenem），我總覺得要工作才行，我很喜歡去尋找可以換得金錢的東西，像ratsev（一種藥草）。我還會在山林裡種植樹木，到了第三年，我便會將樹砍掉，留下枝幹，再過五年又砍掉，如此過了七年之後，我便可以將樹幹上的香菇給採下來。我也會種植adap、pangtsau等作物，等作物長大了就可以拿到平地去賣。這也是我太太喜歡我的原因，因為我會賺錢啊！

我現在的工作是種植芋頭、小米、生薑之類的。我們的田地蠻大的。大女兒和女婿則是種花，但是種花的面積不太。我們不缺乏什麼，雖然我有些高血壓，但是我仍舊可以做事，所以我很感謝上帝。

交女友

年輕時候我們總是思考哪一個女孩子才是可以交往的好對象。我們會喜歡所有的人，但是我們找對象總是希望可以找到認真的人。我們會想到底哪一位才是認真而可以成為我的另一半呢？年輕時候對於不太認真、不努力工作的人，我們是不會喜歡的。我們總是可以知道誰是較認真、誰較懶惰！到了可以交朋友的年齡時，父母親總是會教導我們到女孩子家要說我們今天吃什麼晚餐、今天去了哪裡工作等。年輕時候，我們男孩都會彼此推託誰該第一個進門，因為擔心說話說得不得體，因為我們原住民很重視對彼此的尊重。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該如何應對，但是現在的小孩子都不再是如此了。有唸過日本教育的就不一樣。

我們差不多在十四歲左右就知道追求女朋友了，差不多十六、七歲就結婚了。老人家曾經建議我跟 kararu 結婚。他們告訴我說：「你可以跟那個人結婚！」他們都說這個人好，工作很認真。其實她年齡大我四、五歲，他們說：「即使她年紀比你大也沒有關係啊！」過去我的確常往返於她們家。以前的老人家都會這樣子，建議年輕人跟誰結婚比較好。自己的父母親也都會安排該跟誰結婚。父母安排的比較好，若是我們自行交往，那就不太好，和老人家安排的人結婚才是好的，不會像現在的年輕人，還未了解對方的行為，就隨便地和外村的人結婚。

以前我們從田裡一回來，我們幾個好朋友就會聚集在一起，我們就會相邀一起去找女孩子。通常我們就會在人家搭蓋在外面的乘涼架上唱歌。我們去找女朋友之前會先商量決定我們要前往的地方。我們也會先商量好由誰開頭說問候語，我們會彼此推託該由誰來說，因為大家都會不好意思。我們不能不說這些招呼語，這是我們原住民對老人家尊重的表現方式。若不這樣做，老人家會認為我們這些年輕人真是沒有禮貌（manpeqak）。

當我們去找女朋友，絕對不可以直接走去女孩子睡覺的地方，我們都要坐在椅子上，絕對不可以坐床或者走過床，那是我們尊敬的地方。以前的規範、作為（kakutan）真是美好！我們老人家對於你們現在年輕人的作為真是感到訝異（samali）。過去到了晚上我們就不再吵鬧（qemulai）了，我們只會悄悄地小心說話。我們一旦走過人家家門而發出吵雜的腳步聲、拖鞋聲，屋裡的老人家必定會追出來責備我們。他們會說：「你們在吵什麼？是不是帶了東西給我們吃啊？」以前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，是彼此尊敬的社會。從我這代以上的人是這樣的方式，後來的都不再是這樣了。以前不限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有幾個，結婚的對象也不會一定是哪一個，到時便有一個人會成為結婚的對象。

記得 kemniun 以前是我們追求的對象，我（們）才是她媽媽所喜歡的對象，而不是她現在的丈夫。她的媽媽並不喜歡她懶惰的丈夫，她是喜歡像我們這樣有房屋、有田地的人。

以前找女朋友通常一天就只到一戶人家，這樣是尊重那一家人。但是若要離開，也需要告知對方及家人現在離開將要往何處去。我們通常都有很多的男朋友或女朋友。過去我們不會固定跟一個女孩子交往，即使我當時沒有跟太太交往，

時間到了我還是會結婚的。事實上是老人家在為我們安排結婚的對象，不像現在的年輕人要看是否有感情來決定結婚對象。

笛、口琴與情歌

我小時候還是學生的時候，我們學生會做口笛，並拿來吹奏。我們從小就習慣了製作並吹奏單管口笛，倒是鼻笛我是後來才學習的。當我開始吹奏鼻笛時，我的孩子都已出生了（masu alak anga ken），而單管口笛則是我從小就會的笛子。

過去找女朋友時並沒有很多的樂器，若有的話就是使用口琴，鼻笛是很少人在吹。口笛我從小就會吹，但是在我的年代之後的人就沒有使用了。口笛就如同現在的吉他一樣，可以拿來玩耍、唱歌。而鼻笛是貴族所吹奏的，可是平民也有人吹奏，像 tsamak（家名 Vigian）就會吹奏，有很多平民也擁有鼻笛。過去我們常帶著笛子、口琴去探訪女朋友，我們前去時只能靠著聲音來表達內心的想法，並且希望對方可以開門讓我們進去。

過去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情景是男孩子編織揹袋、搓繩子等，而女孩子則整理月桃葉、整理織布用的樹皮。就是邊做事邊唱歌，對唱啊！我們所唱的情歌都是在要求並表達個人情意。彼此也都知道所唱的內容及意義。男孩子唱歌時都是唱著說：我真的很喜歡你之類的，可是說的方式比較不一樣。譬如說男孩子會說：我真的很喜歡妳，你們會不會都不理睬我（na telai amen danumun inikamun na semumavan）？女孩子就會回答說：如果不喜歡人家，就不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（maya mimaulavan nu ini ka mun na natengelai），你並不是真的喜歡我們。還有：如果每一天都像今天一般，那我們都不會感到疲憊。這樣的歌很多很多，不管是男是女大家都會唱歌，也都會回答。以前就是這樣。

以前的男女交往，男生都不可以到女孩的床邊，一定從gaqaliga。以前都沒有穿內褲，但是男生、女生都穿著非常整齊。若是一個女生露出大腿，人家就會說她沒有禮貌。如果兩人已交往很久了，又很久沒有相見了，我們男生可以前去扶著女子的手，用鼻子親吻其手背。但是不可以親手心，是違法的。夫妻間才可以親吻手心。手心就好像女孩子的臉。如果有男生親吻女生的手心，回家之後，告訴父母，父母就一定會處罰該男子。我們必須是非常喜愛我們的男朋友或者女

朋友才會這樣做。彼此分別之後，距離稍遠時，我們就會彼此揮手，到更遠之處時，甚至會燒火讓煙升起，告訴對方我已到達這裡了。

婚姻

我和我太太林貴鳳 gelgel 的年紀相差七歲。我民國十七年生，太太是二十四年三月三日生。二人相差七歲。太太過去才真的是很多男朋友，而且大多是長子。當時她為大家所喜愛，但是卻和這樣醜（na teminsel）的我結婚。

（tsamak 妻子補充：他們家裡因為蠻好、蠻多地的，所以老人家認為他是一個很好的結婚對象。vigiyan 的一個女孩也本來是他要結婚的對象，但是 tsamak 的祖輩有來我家，詢問 kivatak，問我喜不喜歡，若喜歡就結婚，若不喜歡就往別處了。其實之前他們男孩子來探訪 kisuju 時，我都沒有多加理會，因為我的年紀比較小。但是當時他們問起我喜不喜歡時，我便回答喜歡，而且可能老天就有意要讓我和 tsamak 生孩子，所以我們就結婚了，而先前的那個女朋友就沒和他結婚。）

我之所以喜歡太太是因為她會織布。過去我會到山上去找一種植物，採回家之後，撥開、腳踏、曬乾而後編織成被子。

我們結婚時，我的弟弟們都還在家，還沒有結婚，父母親也都還在。我們的父親 lamaiaiv 到涼山去。我之這麼喜歡出去玩是因為家裡人都沒有讓我為工作、家事煩心過。我的事情就是到田間（tsemetsemel）去玩耍。若需跟著他們至田裡工作，我就睡覺睡一天。過去因為尊敬長嗣，所以都不會叫老大做事，即使我結婚之後，家人仍舊沒有讓我為家事煩心（qinutav），我一直都追求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也就是說我過去的工作都是在做可以賺錢的事情。過去我們 Paqadrius 這一家不是很富裕，但也不太貧窮，因為我們有田地，所以也沒有必要為著三餐操煩。我的父母親在世時，他們雖曾說過：以後我們去世時，這個家一定會變得很可憐（namalimsim），因為我們的孩子並不習慣到田裡做事。但是他們死後，我們家的收穫更豐富。因為他們死後兩個弟弟結婚而獨立成立自己的家以後，我變得很認真、很努力地工作。過去的我只會到河裡抓魚、山裡打獵，其他的農事都不做。但我並不是一個懶惰的人，我只是喜歡到河裡、山裡去。

過去我們山上採的藥草，我們拿回家後，先曬乾、存放著，等到很多了，就可以拿到平地去賣。我賣得通常比別人多，假若人家賣了二、三百元，我就有可能達到二、三千元。

家境雖不算苦，但是過去在山上我們常生病。在平和村我們家可以算是生活比較充裕的家，村子裡沒有多少戶比我們家有錢，當然也因為我很會尋找可以賺錢的工作。即使還在舊平和時，我甚至遠到台中去賣藥草（qatsev）。當時我大約是二十幾歲左右。我們會經過豐原，已經靠近苗栗了。我們是搭公車、火車去的。因為那裡有人專門買這些東西。我們甚至曾經雇用過村裡的人到水門或者其他地方做事。從舊平和遷到新平和之後，因為我不會騎腳踏車就沒有辦法將砍伐下來的木材（puluka）運到平地去。所以當時我們養了雞拿到外面賣，還曾賣到一、二千元，所以長女 tjepelang 也才有錢去讀書。那時大女兒要唸國中，後來她再去唸了高中。太太的妹妹們則是過去搭火車送木材到佳冬等地方。以前我們曾有一筆錢，但是當 Qusaliyan 的陳義雄要出來當鄉長時，我們借給他們七千元，以後他們就慢慢地還給我們。不只如此還有很多人都先跟我們借錢，到後來再慢慢還給我們。我們這裡也開始種植樹薯，賣樹薯也可賺得一些錢。後來我再種植芒果，我們家算是最先種植芒果樹的人。我也和老人家（lamaiaiv）一起到外地找桐柚（apuraki），我們甚至到達舊武潭，也想拿桐柚的種子回來種植。我們曾有一些存款，kuwal（村人）為了買車借走一些錢，後來蔣忠信生病，在他最嚴重的時候，他家裡已經沒有錢，我們便將最後的兩千元拿出來借給他們。還好，蔣忠信後來也就好了。

現今生活狀況比較好了，一方面女婿謝水能來到家裡，我跟太太也很認真的工作。我們賣一些山地糧食，我們也就有東西可吃。如果過去我有做生意，也許現今的狀況就不一樣了。但是因為我既不會騎腳踏車、不會騎摩托車，所以就很難做生意。那時也沒有跟大家一樣專門砍木材賣木材。

妻子大約是十九歲結婚，二十一歲生了第一個孩子。我們以前都往返於妻家及我家，因為妻子的姊姊是十四、五歲時生病，當時還沒有醫生，以致於後來走路都不太方便。原本是我們要承繼這一家的，由我們照顧這兩個家。但是可能是神的安排，就有人喜歡她姊姊，她就結婚了。

我的孩子大都已经结婚了，只剩下一個男孩子還沒有娶太太。

信仰的轉化

其實我們開始想要改信教是因為每當我們要外出離開村莊，我們都很怕碰到警示運氣的鳥（sisil），會影響行程。後來在大女兒出生後要帶她去佳平打預防針時，我們就改信了基督教。這種 sisil 鳥若從我們走的路上由左而右飛過就是一個禁忌。另外有 gilegil 和 kara 鳥也是一樣。

還在舊平和時，有一些地方是我們認為不可觸碰的禁地，那時有一些已經信主的人便去觸碰。當時我們是抱著看看這些人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心態，後來他們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，我們平和村的人大部分也都改信基督教了。我們結婚時村子裡已經有信徒了。Patjalinuk 家的 tsemetas 和 tsemelesai 結婚之後，他太太 tsemetas 可說是我們平和村開始傳進信仰的人（vana ta kina tua sinzia），將信仰從排灣帶來平和。而他們正是和我們在同一時期結婚的。

我們信仰基督教之後，我們不會害怕（違犯禁忌）。因為改信宗教之後我們就可以追求我們所想做的，不再有任何的禁忌（parisi）。其實當平和村人開始遷移至武潭時就沒有祭儀（parisi）了，因為我們其中一位祭師（paraqalai）valilang 也遷走了。後來 lain 也走了，maisan 也跟萬安的人結婚，所以村子裡就沒有祭師了。lamauan（家名 Ruvania）和 kai（家名 Vikaian）是女祭師的老師。他們才是專門在 Mavaliv 頭目家做祭儀（parisi）的人。有關結婚、糧食、死亡的祭儀都是他們在做。成為信徒非常的好，我們就不再有那麼多的禁忌、害怕。後來這兩個人也都成了信徒。（tsamak 妻補充：以前我懷第一胎時，就曾經被阻擋過，被那種 sisil 鳥阻擋。那時我要去田裡，我已經走很遠了，我幾乎就要到目的地了，但是我仍舊不敢向前，我就回家了。以前我們曾經也在田裡碰到過，但是因為我們已經到了，老人家說只要砍下田間的草，就不會怎樣了。過去有太多的禁忌了。）

遷村

舊平和村的人先後遷到佳義、涼山、武潭，最後只剩下五十三戶人家。在許

多人遷往武潭後，連祭儀也無法舉行了。留在舊地對生病者及學生非常不便，大家都說：現在我們的人口越來越少，我們要是再不整村遷移，再過不久我們這個村落就會消失不見了。後來就仰賴一些比較有腦筋的人去尋找遷移地。可是像我們這樣很喜歡做事的人就不太喜歡遷移，因為我們很喜歡也習慣到山上工作。但是，人口真的變少時，大家也就認為：如今人那麼少了，誰還要留下來呢？於是就整村遷移了下來。於是一些有心人便開始討論遷移、遷移何處？他們原本是討論要遷移至 panranran（地名）、以及萬安之上的山坡地，但是有些人不喜歡，不喜歡的就想要獨自離開。後來就有人建議南勢湖（現今的平和），於是每一戶人家就繳錢給要去爭取土地的在上位的人，那時甚至一戶繳到三十元之多。當時我曾經當過鄰長呢！我曾為此而收過錢。但是那次並沒有談成。後來將要遷移時又在武潭村收了錢，這次是一戶五十元，這次就真的談成而順利地遷移至現今的平和村。當時可以說是謝貴省議員幫助我們順利地遷移下來。他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。剛離開舊平和時，我們曾在武潭停留過一段時間，那時武潭村人幫助我們，給我們東西吃。（tsamak 妻補充：那時我們都已經成為信徒，於是大家就禱告，祈求上帝給我們一個可以遷移的地方。果然這真是上帝所安排的地方，我們就來到了這裡。泰武村、馬兒村都曾經有意要搬來此處，但都沒成功。我們平和村人差一點就分散在各地了。）

最難忘的人與事

我最不能忘記、最會想到的人（inika su raurauraven）是女祭師 lamauan。她真的是一個很溫柔的人，她也是過去常教導我的人。我們 Rivanqav 家的人像這位 lamauan、geregerel（家名 Padatal）都是對我們很好的人，我們不會輕易忘記。還有一位 tavaug a Talialep 是很認真的人，家人都說我很像他。過去要是可以吃的東西，他幾乎都會帶回家給家人吃。對於很關心、愛護我們的人，我們會特別記得他們。

過去我們家有以前留下的琉璃珠，在平民中只有我們家才有琉璃珠，像有頸鍊、長項鍊、紅色的珠子。我們也會將土地視為很重要的東西。而陶壺（jilung）平民就不會有，平民只能擁有琉璃珠。

過去凡是擁有很多大鍋子（pariuq）、刀（takid）的人就表示家裡是很富裕的人，因為這些東西也是財產的一種。以前家境貧困的人家根本就不會有大鍋子的。鐵犁（kakara，整土用的工具）也是財產，這些東西在結婚的場合中都是很重要的。我們這一家人以前有土地，不算太貧苦。我的母親 tsapatis 本來是要成為女祭師 lamaowan 的接班人，她曾做過喪葬祭儀。

我過去最痛苦（selapai）的經驗是被派去潮州送信，那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（na selapai），會讓我累到哭泣。當時我大約是十四歲左右，要走路走到潮州，而又於當天回來。日據時代時我們真的很辛苦。日本人會吩咐你說：明天你要前去潮州送信。以前若前去潮州送信，通常我們會準備二、三份便當。當我們初遷來此地時，我父親剛過世，我弟弟他們也都成家了，所以變成我必須一個人前去尋找大木材來做房子的支柱，那真的是好辛苦啊！其實剛抵達現在的平和時，大家都一樣，都很辛苦，特別是大家都沒有東西吃。日本剛離開台灣不久有一個很大的颱風，颱風一來大樹都倒下，土地也都吹散了，連提防都吹倒了，家裡的樑柱也都吹壞了。那時風蹂躪（kulutsi）土地，颱風過後出現了很多的山鼠，山鼠多到我們都可以聽到它們走來走去的声音。我們種植什麼山鼠便吃什麼！我們大家就沒東西可吃，這樣的情形大概有好幾年！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到山上去採集月桃葉，整理好再賣到有糧食的村落，跟他們換取糧食。我們甚至帶著竹籃子到平地村落的稻米田，跟在人家後面拾他們遺漏的稻穗。我們甚至有吃過草的經驗，譬如一棵樹有剛生長出來的樹枝，我便摘下來煮熟也沒有沾鹽巴就吃了。這樣的情形大約有三年。而又有痢疾的傳染病，這二種天災是同時出現的。唉！以前真的好可憐（ai-i azua salimsim kasitsuaian）。這是我們碰過最辛苦的時期。當時真的風吹過之後連草都沒有了，那個 lavia（草的一種）也沒有了，都被山鼠吃掉了，種植芋頭、地瓜也都被山鼠吃掉。有時候我們人就會碰到一些困難（seralai）。

這輩子最令我高興（mareva）的是我能夠結婚、生孩子。還有如果我們有種植一些農作物，假使有收成，我們也會高興。如果我們的孩子非常孝順（kilivak），那也很值得高興。假若親戚間相處不好，那就是一件不快樂的事情了。其實我最高興的事情是我和太太結婚以來雖碰到過很困難的事情，但神一

直在看顧著我們。另外我是一個很會生病的人，但是還活到今日。我真的很感謝上帝。我們結婚成為基督徒之後，我們就一直學習唱歌，後來就被華家志帶出去表演，所以我們很高興能夠來到這人世間。後來我就學習吹奏鼻笛，學會之後，也開始到外面表演，所以真的很高興。

如果我們的孩子、孫子不聽從我們的話，我們就會難過、心痛（saqetju avurhung）。我們都會想如果孩子的心跟自己的心是一樣的，也許我的心情就會比較輕鬆（tja satseqan a ku varhung），我們常會擔心孩子（mavarhung）的事情。孩子不聽話就會很沈重、很生氣（matutu）。我們原住民很重視家族的和樂，假若其中有孩子不聽話，我便會擔心這個家以後不知會變成如何，也許以後就消失不見了。大家一定都是這樣講的。過去我的孩子們都不跟我們一起上教會，我有很生氣啊！成為信徒很好，因為我們可以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假若我們沒有成為信徒，總有一些想法是不好的。

這一生最令我驚訝（samali）的事是可以搭飛機到國外去。一下子我們就到了其他國家，那真是令我覺得訝異。大陸在桂林看到山洞。那個山洞真是令人訝異，大到大卡車都可以進去，裡頭有平原、有水，上面有吊了很多很奇怪的東西。據說那個地方的奇景是世界第一。我最訝異的是上帝所創造的一切。大陸其實也是不錯的。大陸不好的地方是所有的東西都是政府的，即使是我們工作得來的，全都要歸政府。台灣在這一點上就比較好。

關於笛子

我們在小時候就吹竹口笛，但是並不是真的會吹奏，只是常會拿來吹奏玩玩。小時候我們幾乎都會做笛子、吹笛子。小時候我沒吹過鼻笛（rarintan），但是後來我看到老人家 tsamak（妻之父）的鼻笛就拿來吹，可是我怎麼吹都吹不出聲音來。以後因為開始有老人家的吹奏鼻笛比賽，於是我便開始參加。但起先我只吹奏單管口笛，後來我看其他人都吹雙管，我就想試吹看看，回到家裡，我便到山上採竹子，回來就製作一個鼻笛，以後就用鼻笛來參加比賽了。單管口

笛（pakuraru）才是我從小就吹過的樂器。以前在民國七十九年我曾去台北表演，那時也吹了鼻笛，那是我剛學習鼻笛的時期。當時華家志就問是否有人會吹奏鼻笛，我說我會，於是我就在當時做了表演。那時有好幾個國家在中正紀念堂表演。這之前也去過三地門比賽，但是因為其他老人家都不太能吹出聲音，所以稍微有些聲音的我就得了名次。從此我就吹奏鼻笛參加比賽。我已參加過好幾次的比賽了，去過萬巒、屏東好幾次了。有一個表演團體也常叫我去表演，最近我就在國慶日時前去表演，當時總統就在那裡。

吹奏鼻笛使我們想起感傷的事情。一旦吹起鼻笛，就會使我們想起很多事情。譬如說當我們聽到鼻笛聲，就好像我們一個人在哭泣，有心事。因為這個鼻笛有時就是很令人感傷（na temalimujav）。(tsamak 妻補充：就好像我們在山上唱以前的歌曲，唱著唱著過去的種種就會一直湧上心頭（sema varhung）。)

我吹奏鼻笛時就會想起我們漸漸逝去的舊有慣習（kakutan）、還有我們過去的村莊、我們的一切、想起已去世的雙親及老人，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了，他們都不知道我們留在人世間的人現在究竟如何！特別是老人家聽到鼻笛聲時更會想起很多的事情而無法入睡。我也是這樣子啊！鼻笛就好像我們的歌曲一般。

我們在吹鼻笛時必須要吹得像有抖音（magelengelen）較好，聽起來像在哭泣一般。前陣子，三和村有人去世，我去吹鼻笛，一些老人家哭了。

竹子有很多種，有lumailumai、navunavuk、katsva等。lumailumai和katseva做笛子較好。navunavuk太粗大了，做笛子不好，但可以編織成生活的用具像斗笠（linai）、竹籃子。那個很粗的kavaian竹子也可以做成竹籃子。竹子中最細的是tsekes，然後是vuvulan。tseva就是懸崖的意思，而長在懸崖的竹子就叫做katseva。katseva比較薄，節比較短，若是運氣好，看到較長的katseva也是可以做鼻笛。必須是在多風之處的竹子才可以拿來做笛子。剛長不久的竹子不適合做笛子，會有聲音，但聲音不好。老一點的竹子較好。年輕的竹子看起來青青的顏色，較老的竹子會變色，顏色會比較深，會呈現紅色。找到竹子，不可以拿根部的地方，差不多從中間上面開始才可以用，比較薄，比較好。

在喪禮的時候，和追女朋友時吹的調子是一樣的。以前的人都很會吹，因為他們整天吹笛子。這個鼻笛的聲音是代表哭聲（qaung）。女孩子都很喜歡聽這

個鼻笛聲，她們會說：我的朋友吹著鼻笛來了。雙管鼻笛發出令人哀思的（na temalimujav）聲音。我們去找女朋友時在路上都著鼻笛。還有有人死亡時，也只有鼻笛可以使用，因為這時期唱歌是禁忌（parisi）。（tsamak妻補充：如果我的丈夫死亡，前去送葬的人回來之後，我必須一直待在床上坐著（臉往外，依靠著窗），大約五天，如果別人跟我說話，我也不能用話語而只能用哭聲（lemangits）來回答。五天過後，再用這種同樣的姿勢轉過身子坐著，再五天，我才能下床。）以前的習俗真的很難，為了懷念親屬的死亡，就會吹鼻笛，大家聽了也都會哭泣、哀思（temalimutjav）。如果有頭目（mazazangilan）死亡，被認為是很感傷的事情（paka pulupulu），眾人聚在一起時會喜歡吹奏鼻笛。葬禮也不是一直地吹，如果有人很思念死者（na talimujav），就可以吹奏鼻笛，其他人就會因為思念死者而哭泣。

這個鼻笛也可以在結婚時吹。貴族人家的孩子交往很適合使用鼻笛。當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唱累了，就可以拿起鼻笛來吹奏。交女友時要去女孩家，會邊走邊吹鼻笛，但當靠近對方家門口時就會停止吹奏。這就好像現代的吉他，似乎在告訴她我來了。我們不必開口說話，這鼻笛聲就好像我們的聲音，我們的心。女孩子就會說：男朋友們來了，我們開門吧。但是，如果女方不喜歡我們，我們吹得再好再努力，對方也不會開門。

每一個人吹的鼻笛聲音都不一樣，按法、技巧都不一樣，氣也不一樣，看個人的本領。吹得越悲哀越好。老人家聽到路上有人吹著鼻笛，有的真的會流淚，然後會說：好懷念rarintan的聲音啊（a-i-a-na-rarintan-a-lingav）！以前老人最喜歡年輕人彼此唱歌，唱到多晚都沒關係。有時聽著聽著就睡著了。

鼻笛不會用來配歌，都是單獨吹奏。以前的人吹鼻笛，都會像比賽般的看誰的氣最多，吹得最長。吹奏這個鼻笛，有時會讓一個女孩因為喜歡吹奏鼻笛的男生而害相思。

雙管鼻笛中無孔的一支叫zemanrauv（或者zemanqav），是配音者；有孔的一支則是會說話的（qivivu）。那支有孔的可以說是在tsemiktsikem。這個zemanqav（無孔的）就是在配合有孔「說話」（givivu）的。排灣族唱歌會跟這

個很像，有一個人主唱，其他人是配音。那位領唱（paqutavak）的人就是在說話（givivu）。我們唱歌的時候若沒有zemanqav的配合，那唱歌就不好聽了。

單管口笛pakulalu是平民的，而且是勇士（qakats）使用的，而鼻笛rarintan則是貴族使用的。以前若是平民死亡，不能使用鼻笛。平常無聊時也可以吹奏鼻笛，像我從山上回來若沒事，我就會拿起鼻笛吹奏。

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